



茶马古道上的国门卫士

■本报记者 陈晓杰

春日,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镇,天高云淡,游人如织。

穿过磨憨口岸,一群军容严整的哨兵全副武装,迈着铿锵的步伐走向界碑。他们目光炯炯,检视着防区内的每一寸土地。

“磨憨”,傣语意为“富裕的盐井”,这里扼守咽喉要地,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。如今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不断深化和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,磨憨成为新丝路的“黄金口岸”,是通向东南亚国家最便捷的陆路通道之一。

驻守国门是荣耀,更是责任。多年来,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日复一日守卫国门口岸和祖国边境,守护磨憨的兴旺与繁荣。见证着国门变迁和口岸发展的同时,他们也在奔涌不息的万千气象中展示着戍边卫士的青春风采。

“我们既是守护者,也是见证者”

说起磨憨,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一级上士陈永语气里满是自豪:“从边陲小镇到开放口岸,如今的磨憨客货两旺,一派繁忙景象。”

“记得新兵下连时,大家乘车在山路里又上又下,足足晃了一天才到磨憨,原本不晕车的我胃里也直翻江倒海。”陈永告诉记者,如今大不一样了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深入推进,2021年,北起中国昆明、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开通运营,这座小镇有了高铁站。

陈永休假返乡的旅途随之悄然变化:“以往,我都是乘坐大巴车,颠簸四五个小时到达昆明,再坐飞机返乡。”如今,他可以到距离连队仅有几公里的磨憨站乘坐高铁,快速抵达附近城市的机场,大大节省了在路上花费的时间。

2022年,磨憨由昆明市托管,共同建设国际口岸城市。如今,磨憨口岸成为集公路与铁路于一体的中国唯一口岸,往来的道路越修越宽,每日通关的车辆和人流络绎不绝。

这些年,磨憨的各项建设同步按下“加速键”。陈永不禁感叹:“以前,营区附近大多是荒地或厂房。现在,民居错落有致、街巷车水马龙。”他看着不远处的主街两旁,各色建筑拔地而起,渐渐有了许多商铺。

巡逻时,连队官兵会路过一个叫老陶寨的边境村落。陈永记得多年前,那里的村民住着竹板房和木板房,玩耍的孩童衣着简陋,有的没鞋穿,只能赤着双脚。不少地方路况不好,一下雨就变成了小泥塘,巡逻官兵只得在泥泞不堪的路上艰难前行。如今,村寨焕然一新,家家户户盖起新房,生活越来越富足。看到哨兵来了,乡亲们常常追着往他们怀里塞香蕉、菠萝蜜等应季水果。

时代发展日新月异,部队也在“大步向前”。如今的连队房舍美观、环境宜人,训练场、军体大棚、图书阅览室等各类设施能够满足官兵的各项日常生活所需。

近些年,常有老兵重回连队。看



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在国门口岸巡逻。 麻沙摄

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有了新变化,他们总是感慨万千:“我们那个时候条件简陋,宿舍是一排低矮的土平房。各种保障非常有限,大家开垦荒地、养猪种菜,自给自足。”

“现在的执勤条件已今非昔比,看到你们英姿勃发的样子,我感到自己当年的汗没白流、苦没白吃。”陈永记得,一名60多岁的老兵离开连队前激动地嘱咐大家:“希望你们守好国门,让祖国和人民放心。”

“我们既是守护者,也是见证者。”从山路弯弯到高铁飞驰,从雨林小镇到现代口岸,陈永亲历着磨憨的飞速发展。一次按规定外出时,他专门拍了一张和磨憨口岸同框的照片,寄给远方的家人。“我为中国力量感到骄傲和自豪。”他说。

如今,服役16年的陈永是连队里军龄最长的战士,他参加大小巡逻任务400余次,为连队培养了不少骨干,许多表现优异的班长都是他带出来的兵。他常对大家说:“时代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际遇与机缘,让我们有机会守国门、戍边防。要珍惜当下、艰苦奋斗,将国门卫士的‘名片’越擦越亮。”

“用坚韧与智慧,书写新时代的戍边篇章”

“出发!”巡逻车停至营院门口,整装待发的官兵鱼贯而入。随着连长彭兴维一声令下,巡逻分队朝着磨憨口岸出发。

列兵彭先军兴奋地往车窗外看去。这是他首次参加磨憨口岸附近界碑的巡逻任务,下连后的半年里,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。

入伍前,喜欢大海的彭先军曾一个人沿着全国海滨城市骑行。从家乡河南出发,他抵达过山东、浙江等地。直到骑行至福建,偶然看到在海滩上执勤训练的海军官兵,他忽然有了一个念头:“我要当海军、上军舰,驰骋广袤的大洋!”

不过,彭先军最终来到磨憨这个没有海、但有山的地方。那时,同一班的战友高家涛看出了彭先军的失落,指着远处的群山对他说:“你看,峰峦叠嶂的山像不像波涛如怒的

海?他们同样无边无垠,同样需要战士的守护!”

上等兵高家涛的本科专业是老法语,为了更好地发挥优势,入伍时他主动递交边关申请书,如愿成为一名守护在中老边境的战士。来到连队后,他主动承担起为战友普及基础老法语的教学工作。

“口岸的繁荣发展,离不开连队每一名官兵的坚守和付出。”每次值班期间,高家涛都会仔细观察显示屏上实时呈现的口岸重点区域画面、交通路况等信息,确保口岸安全。

学习侦测设备使用时,高家涛一开始有些摸不着门道。为尽快提高边防执勤能力,他不断研究操作技巧,学习有关书籍并同班长讨论交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淬火,取得进步的他多次被评为执勤标兵。

从海到山的旅程,藏着追梦的足迹。高家涛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彭先军:“不能感受无边的浪涛,那就探索广阔的森林。不断转型升级的管边控边岗位,更加需要高素质的战士。”此后,彭先军在战友的帮带下学习无人机操控、苦练边防执勤技能。“我要用坚韧与智慧,书写新时代的戍边篇章。”他说。

如今,训练虽然忙碌,彭先军却一点也不觉得累。他渴望着自己能在比武场上大展风采,尽快成长为像高家涛那样优秀的一线执勤哨兵。

“到了!”驱车数公里后,巡逻分队来到磨憨口岸,徒步前往29号界碑。暮春时节的天气,比夏季七八月份更为潮湿难忍,汗水顺着大家的头盔内沿流了下来。

“快看,哨兵!”一辆停在路旁的大巴车上走下许多游客,他们纷纷向巡逻官兵投来敬佩的目光。队伍中,彭先军将笔挺的腰杆又拔得更直了些。

“巡逻的每一步都是责任,脚下的战位是国土”

一场夜雨过后,空气愈发清新。连队依山而建,从营区内极目远望,翠色风光尽收眼底。

“地处北纬21度,这里气候温热,植被茂盛。”排长周俊介绍,连队不仅

负责国门口岸的执勤工作,还承担附近一些点位的巡逻任务。管段内的28-1号界碑位于一座大山,是距离连队最远,也是最险的巡逻点位。

“过去,那座山上没有通车,大家只能一脚一脚踏着残枝和腐叶上山,巡逻一趟来回要花四五个小时。”周俊说,“不少地方一侧是崖壁,另一侧就是深谷,新兵都不敢往下望。”现在有了盘山便道,连队官兵可以驾驶巡逻车紧贴着山体盘旋而上,抵达“绝壁坡”脚下,之后徒步攀爬至点位。

前年雨季,大家巡查完28-1号界碑乘车返回时遭遇山体滑坡。看到被压坏的边境铁丝网和100多米的塌方路段,战士们进退两难。

第一时间向连队报告情况后,周俊带领巡逻分队在齐腰深的泥浆里开辟通道。行至一处断点时,浑浊的泥浆漩涡一样往山下流,粗大的树木横躺在路上,大家停下了脚步。周俊朝着后方的战友大声喊:“一个拉着一个,踩着我的脚印走!”

当时,周俊的女儿只有5个月大,想念女儿的周俊曾在空闲时间用花椒木为女儿做了一根磨牙棒。在路上,他从兜里取出这根磨牙棒交到战友手中,交代如果自己发生危险,就转交给孩子。所幸没发生意外,大家从山里走了出来,那根磨牙棒又回到周俊手中。

那天,巡逻车被困在山上。脱险后,周俊和战友为了完成巡逻计划,不顾满身泥水,继续徒步前往下一个巡逻点,直到晚上7点多才返回连队。

“巡逻的每一步都是责任,脚下的战位是国土。”周俊坦言,“每一名戍边官兵都要做好献出一切的准备。”

“只有练就过硬的本领,才能不惧风险和考验。”周俊是连队官兵公认的榜样,当年入伍时,他的体型偏胖,体能成绩在全连垫底,但他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午休时间,寂静的训练场上,周俊一个人不断加练,汗珠一颗颗滴落。半年多后参加比武,周俊为连队摘得一块奖牌。此后,他越战越勇,多次参加比武竞赛,屡获佳绩。后来他考上军校,并在毕业时主动申请回到连队继续守边。

“我在磨憨守边防,请祖国和人民放心。”周俊说,自己会继续履行好使命任务,以饱满的热情为祖国站好每一班岗。

一阵,一块大石头不偏不倚砸在了连长的胳膊上。白江江转头一看,连长被砸得失去重心,朝一旁倒去。二人反应迅速,一把将他拽回。负伤的连长被紧急送医救治,经过一段时间康复后又重回战位。后来,白江江总是告诉身边的新兵,大山也是战场,只有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,才能攻坚克难、赢得胜利。

今年,由于任务调整,白江江离开了机务站,重回连队的他继续从事光缆专业相关工作。前段时间,他和战友们连续多天翻山越岭检修线路,顺利完成某保障任务,兄弟单位专门发来表扬信致谢。

“虽然已经离开了大山,但是守山的精神已经渗入了我们的骨髓。”对白江江来说,跨过千山万水,越过艰难险阻,守山时光已深深烙印在脑海,成为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,也让他变得更加坚韧和沉稳。

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“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”

我在边关

在戈壁滩上行五六里,再翻过三道沙梁……这条从家赶往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淖毛湖边防连的路,热孜万古力·艾该已经走了10多年。

热孜万古力·艾该是护边员依斯拉木·艾买提的妻子,曾经每到过年过节,夫妻俩总是奔波来连队,为官兵带些亲手做的当地美食。7年前,依斯拉木·艾买提因病去世,热孜万古力·艾该便一个人踏上这条路,除夕、端午、中秋……她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连队门口。

那些年,依斯拉木·艾买提常随着官兵一起巡逻,大家亲切地喊他“老班长”。巡逻歇脚时,战士们总爱围在他身边听故事,哪条沟里有黄羊,哪个地方是风口,站在哪个位置能看到漂亮的风景……荒凉的戈壁经由他的讲述有了温度。“老班长”记性好,战士叫什么、家乡在哪里,他听一遍就记住。常有新兵刚来时不习惯戈壁的水土,情绪低沉,他总是从包里掏出自制的牛肉干给年轻战士:“孩子,吃饱了不想家!”

官兵最常念叨的,还是热孜万古力·艾该做的茴香馅包子。1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,“老班长”从连队回来后对妻子说:“几个娃娃吃饭的时候端着碗,有一口没一口的,眼神空落落的。”

“我做些最拿手的茴香馅包子给娃娃们吃。”热孜万古力·艾该和“老班长”商量着让守护这片戈壁的官兵尝尝家的味道,感受家的温暖。从那以后,逢年过节,“老班长”总是骑一辆旧摩托车载着妻子来到连队,为官兵送来亲手做的各种食品。

那年除夕,戈壁刮起沙尘暴,官兵以为他们不会来了。没承想,傍晚时分,远处再次传来一阵熟悉的摩托声,两人颠簸着抵达连队门口时,头发眉毛上全是沙子。进了屋,他们看着战士们憨厚的笑脸,嘴里念叨着:“瘦了,要好好吃饭啊……”

“老班长”生病那年的秋天,官兵来家里探望他。他瘦了很多,却还是笑着,一个一个地仔细端详官兵。战士们嘱咐“老班长”多休息,还会常来看他,他强撑着身体说:“我好着呢,还能巡逻,还能给你们送好吃的!”大家看着他憔悴的模样,眼眶红了又红。

“老班长”去世后的第一个冬天,驻地遭遇罕见暴风雪。大雪封路的第三天傍晚,热孜万古力·艾该仍旧抱着保温桶,冒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赶到连队。官兵围着她,又惊喜又心疼:“这么冷的天,您怎么还是来了?”热孜万古力·艾该

紧握着大家的手说:“老班长”临走前嘱咐她一定要常来看看娃娃们,“答应过我,我一定要来”。

这些年,热孜万古力·艾该把官兵当成自己的孩子,官兵也把她当成亲人。春天转场,大家帮她把羊群赶到夏牧场;冬天大雪封门,官兵扛着铁锹帮她清路;热孜万古力·艾该家里的房顶漏了,官兵二话不说,扛着梯子就去补;连队的军医或卫生员每个月总要去看她,给她量血压、送药备药。

戈壁的风沙年年吹着,胡杨的叶子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。那道熟悉的身影,还有家的味道,伴着连队官兵度过漫长戍边岁月。

镜头里的边关

雪山之巅的告白



暮春时节,海拔5300米的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凛冽,残雪未消。驻守在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按计划踏上巡逻路。 上图:行进途中,官兵脚踩碎石、攀爬险峻。下图:徒步约6小时后,官兵抵达目标点位,高举五星红旗向祖国告白。 段洁、孙卓凡摄



大山里的士兵

■曹庭明 信息支援报记者 马艳茹

尽管回到连队几个月了,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二级上士白江江仍时不时想起在远山驻守的日子。

过去5年,白江江和10多名战友扎根于帕米尔高原上的盖孜机务站,定期巡查检修超过170公里的光缆线路。

那里,人目皆是群山。记得第一次奔赴驻地,白江江和战友乘车在山路间颠簸,拐了一个弯又一个弯,花了大半天时间,才抵达山坳中的营房。

远远望去,山连着山,山叠着山,没有尽头。大自然的壮美令人惊叹,可要在这深山里待得住、守得住,对每个人都是考验。

扎根大山,首先要有一双“铁脚板”。

那时,机务站刚刚组建,大家的首要任务是掌握每一根线杆的位置、每一条光缆的走向。第一次巡线,面对刀锋般的崖壁,白江江和战友不知该如何下脚。他们尝试着伏低身子,沿着岩缝寻找支点,靠着脚底和手臂的力量移动身体。

越往上走,海拔越高,氧气越稀薄,大家爬一段就得停下喘口气。到了山脊,白江江发现靴子早已蒙上一层灰白色的尘土,脚底火辣辣地疼。

一天下来,跋涉了十几公里的白江江浑身散了架一般:“不过,为了熟悉盖孜的一山一石,走多远的路都值得。”就这样,几个人排成一列,前面的

人扛着仪器开路,后面的人攥着图纸紧跟,一天天早出晚归,大家走了一年多,练就了脚板,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。

白江江说,比巡线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抢修任务。一天,机务站接到通知,某山体处光缆出现断点。时任连长带着白江江和另一名战友赶到山下,他们背着设备往高处爬了许久,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断点的准确位置。

当天的风刮得凶猛,白江江和战友跪在坡上接续光缆,连长把暖炉挪到他们跟前,独自站到风口处警戒。

不承想,一片碎石忽然从山上滚落。连长立刻扑过来,护住两名战友的头顶。石块砸在他的军大衣上,闷响一接